賓退錄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賓退錄

◀上一卷

卷十

全書終

臧哀伯云：「武王克商，遷九鼎於雒邑，義士猶或非之。」義士即多士，所謂遷殷頑民者也。由周而言，則為頑民，由商而論，則為義士矣。此說近世陳同甫始發之，杜預謂伯夷之屬，非也。

《禮》曰：銘者，自名也。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，而明著之後世者也。為先祖者，莫不有美焉，莫不有惡焉，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，此孝子孝孫之心也。惟賢者能之。又曰：其先祖無美而稱之，是誣也；有善而弗知，不明也；知而不傳，弗仁也。此三者，君子之所恥也。碑誌、行狀之法具於是矣。若無美而必欲諛墓，有惡而飾以為美，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，仕稍通顯，則其善惡已著於人之耳目，何可誣也。莫儒靖康末所為，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。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，顧謂：靖康之變，台諫爭請和戎，皆斥廢不用，而二、三狂生抗首大言，乘險徼幸試之一擲，卒至誤國。高宗狩維揚，移蹕臨安，國步阽危至此極矣。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戎為諱。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散，至於老死不用。斯言也，不幾於欺天乎！作《韓忠武志》，則又以岳武穆為跋扈，而與范瓊同稱善惡，復混淆矣。岳之禍承權臣風旨，而誣以不臣者，万俟、忠靖羅彥濟也。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，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；而仲益誌万俟，則顯書之，何哉？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，表表一世，參禪學佛，與其平生自不相掩。張亦未嘗以此為諱。其從子作家傳，欲為文飾，乃謂張有學說。云釋老虛無，耳不可有聞，目不可有見，則是靜言庸違，

張必不然。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墓，既歷敘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，且謂為當時第一。繼云：或者咎公竭澤而漁，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，今雖累經蠲放，而害終不去，當時稍存平恕，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。嗚呼！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。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者。昔蘇綽在西魏佐周武帝，以國用不足為徵稅之法頗重。既而歎曰：「今所為者，正如張弓，非平世法也。後之君子，誰能弛乎」綽子威聞其言，每以為己任，及相隋文帝，奏減賦役，務從輕簡，帝悉從之。彼蘇威顧能曾謂：「今日無若蘇威者乎」此熹深所歎息。詳記之以俟來世。又南軒作《宇文閬州志》，謂初君以二父世科為念，刻苦習進士業，為進士者多推稱之，兩以鎖廳試類省，輒下，益力，後雖已領州符，猶不置，蓋終其身以是為歉。栻嘗以謂：「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，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材，其下者苟從祿利，不樂親文墨事，至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，則又屑其世祿，顧反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為榮。噫！昔之人所望於胄子者，豈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，蒞官廉平，溫厚博雅於以進德，孰能御之顧區區猶以是為歉何哉二公之作，蓋又因以立言垂世，不特銘墓而已。若《李茂嘉墓志》謂明受赦，至建康呂忠穆怡然自若。時李為江東副漕，以言責之，未行，而張忠獻檄書至。盡與諸家記事之書不合。則熊子復小曆李氏《系年要錄》已有疑於仲益之言矣。蔡伯喈曰：「吾為人作銘，未嘗不有慚容，唯為《郭有道碑頌》無愧耳。」後之秉筆者，亦能自訟如此否乎？

紹聖四年，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，定為第一。將唱名，宰執惡其不詆元祐。而何昌言策云：「元祐臣僚不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恩。」擢為首選。方天若策云：「當是時，鶴發宵人棋布要路，今家財猶未籍沒，子孫猶未禁錮。」遂次之。又欲以章惇子為第三，哲宗命再讀安國策，親擢為第三。昌言，新淦人，仕至工部侍郎。張邦昌之僭，昌言為事務官，既又改名善言，以避邦昌名。南都中興，昌言已死，遂追貶。觀其進身，可以占終矣。

唐《小說辨疑志》載明皇時姜撫先生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常著道士衣冠，自云年已數百歲，持符錄，兼有長年之藥、度世之術。有荊岩者，頗通《南北史》，問撫何朝人也。撫曰：「梁朝人也。」岩曰：「梁朝絕近，先生亦非長年之人。不審先生梁朝出仕，為復隱居」撫曰：「吾為西涼州節度。」岩曰：「何得誑妄！上欺天子，下惑世人。梁朝在江南，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、四安、四鎮、四征將軍，何處得節度使」撫慚恨數日而卒。蔡絛《鐵圍山叢談》：政和間，有處士王卓者，亦遭遇時主，自言五百歲矣。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歲，容狀光澤，頗挾容成術，無它異也。魯公稍異之，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，吾詢其跡，則曰：「生隋末，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，因擅縱降卒數十，被黥配之五嶺南繇。是遇異人，授以不死方，曾不一瞬間，忽至今矣。」吾問：「還識狄梁公否」卓

曰：「識也。」感它狄相公封卓為白雲先生。又問：「當開元天寶間，明皇帝好道，而方士輩出，先生出乎」曰：「卓時反不出。」問：「何故」則曰：「卓時與羅家爭氣，意自不喜出耳。」羅蓋公遠也。遂歷問唐諸帝、武后及名臣之情狀，則或合或不合。又言當肅宗時，卓始一出，亦蒙封號。吾問：「果爾，則必識李輔國，輔國狀若何」卓曰：「正得輔國見愛而封，輔國面大且方，美鬚髯也。」吾笑曰：「先生敗矣。」二事正堪作對，信乎！？作偽之難也。撫，《唐史》有傳，亦言其妄，然不及此云。

葛文康《評古》謂漢文帝改後元年，景帝又改中元後元年，武帝屢更年號，亦有後元，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。謂之後，則疑若有級，乃不諱避，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，余謂不然。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耳，後人因其有二元，則別以為後，因其有三元，則復冠以中，非當時本稱也。武帝雖屢更年號，偶最後不曾命名，獨稱元年，後人因其崩也。亦以後稱焉耳。惟東都建武中元，恐是當時所命也。

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，後世不復然。至於及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萬世不祧者，古今所無也。惟於魏明帝見之，孫盛譏之是矣。彼謂顧成之廟稱為太宗者，臣下假設之辭耳，非此之比也。

徐陵《鴛鴦賦》云：「山雞映水那相得，孤鸞照鏡不成雙。天下真成長會合，無勝比翼兩鴛鴦。」黃魯直《題畫睡鴨》曰：「山雞照影空自愛，孤鸞舞鏡不作雙。天下真成長會合，兩鳧相倚睡秋江。」全用徐語點化。《容齋隨筆》謂：魯直末句尤精工。余幼時不能解，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，兩鳧則聚散不常，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，特指畫者耳。

《新唐書·進表》謂其事則增於前，其文則省於舊。夫為文紀事，主於辭達，繁簡非所計也。《新唐書》之病，正坐此兩語。前輩議之者多矣。晉張輔云：「司馬遷敘三千年事，惟五十萬言。」班固敘二百年事，乃八十萬言。以此為遷固優劣。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，故不可得而詳。班孟堅紀錄近事，有不容於略。《春秋傳》所謂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所傳聞異辭，正謂是也。洪文敏論《史記·衛青傳》，書校尉李朔、校尉趙不虞、校尉公孫戎奴、各三從大將軍獲王。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，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，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。《前漢書》但云校尉李朔、趙不虞、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。封朔為涉軹侯，不虞為隨成侯，戎奴為從平侯，比於《史記》五十八字，中省二十三字，然不若《史記》為樸贍可喜。又論《檀弓》紀石祁子事云：石駘仲卒，有庶子六人，卜所以為後者。曰：「沐浴佩玉則兆。」五人者，皆沐浴佩玉。石祁

子曰：「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」不沐浴佩玉。謂今之為文者不然。必曰：沐浴佩玉則兆，五人者如之。祁子獨不可，曰：「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」似亦足以盡其事。然古意衰矣。此論得之。崇仁吳德遠《環溪詩話》載其少時謁張右丞，右丞告之曰：杜詩妙處，人罕能知。凡人作詩，一句祇說得一件物事，多說得兩年，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、四件、五件；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，能說兩州軍，能說半天下，能說滿天下，此其所以為妙。且如「重露成涓滴，稀星乍有無。」也是好句，然露與星各祇是一件事。如「孤城返照紅將斂，近市浮煙翠且重。」亦是好句。然有「孤城」也，有「返照」也，即是兩件事。又如「鼉吼風奔浪，魚跳日映山。」有鼉也，風也，浪也，即是一句說三件事。如「絕壁過雲開錦繡，疏松夾水奏笙簧。」即是一句說四件事。至如「旌旗日暖龍蛇動，宮殿風微燕雀高」。即是一句說五件事。惟其實是以健，若一字虛，即一字弱矣。公但按此法，以求前人，即漸難為詩。吳又問：「如何是說眼前事，以至滿天下事」右丞云：「如『獨鶴不知何事舞，饑鳥似欲向人啼』祇是說眼前所見。如『藍水遠從千澗落，玉山高並兩峰寒』即是說數十里內事。如『三峽樓台淹日月，五溪衣服共雲山』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。至如『浮雲連海岱，平野入青徐』即是兩州軍。如『吳楚東南坼』即是一句說半天。至『乾坤日夜浮』即是一句說滿天下。」吳因取前輩之詩，參而考之，謂東坡惟有《美堂》一篇最工，然「天外黑風吹海立，浙東飛雨過江來」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。如「令嚴鍾鼓三更月，野宿貔貅萬灶煙」是一句能言四件事。如「通印？子魚猶帶骨，披綿黃雀尚多脂」、「鶴間雲作氅，馳臥草埋峰」每句亦不過三物。如「酒醒風動竹夢斷，月窺樓深谷留風」、「終夜響亂山，銜月半床明」、「風花誤入長春苑，雲月長臨不夜城」、「雲煙湖寺家家鏡，燈火沙河夜夜春」則是三物而不足至。如「峰多巧障日，江遠欲浮天」、「翠浪舞翻紅穲稏，白雲穿破碧玲瓏」、「葉厚有棱犀甲健，花深少態鶴頭丹」等句不過用二物矣。山谷則有數聯合格，如「輕塵不動琴橫膝，萬籟無聲月入簾」、「飯香獵戶分熊白，酒熟漁家擘蟹黃」、「苦楝狂風寒徹骨，黃梅細雨潤如酥」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。如「河天月暈魚分子，槲葉風微鹿養茸」、「桃李春風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燈」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。至荊公，則合格者稍多。如「帚動川收潦靴鳴，海上潮已無船舫」、「猶聞笛遠有樓台，只見燈山月入松」、「金破碎江風吹水，雪崩騰陽浮樹外」、「蒼江水塵漲，原頭野火煙」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。以至「廟堂生莽卓，岩穴死伊周」、「和風滿樹笙簧雜，霽色兼山粉黛重」、「坐見山川吞日月，杳無車馬送塵埃」、「霽分星斗風雷靜，涼入軒窗枕簟間」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。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。至用半天下、滿天下之說求之，尤未見其有也。然後知詩道之難如此，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，無復疑矣。此論尤異。以此論詩，淺矣。杜子美之所以高於眾作者，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為工，則必皆如陳無已「桂椒楠櫨楓柞樟」之句，而後可以獨步，雖杜子美亦不容專美。若以

「乾坤日夜浮」為滿天下句，則凡句中言天地、華夷、宇宙、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，何謂無也。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年事，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該五物，識趣正同，故並錄之。

邵伯溫《聞見錄》載：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，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：「洛陽舊無杜鵑，今始至。不二年，上用南士為相，多引南人，專務變更，天下自此多事矣。」客曰：「聞杜鵑何以知此」曰：「天下將治，地氣自北而南；將亂，自南而北。今南方地氣至矣。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。」與時按康節《首尾吟》，其一云：「堯夫非是愛吟詩，詩是堯夫訪友時。青眼主人偶不在，白頭老叟還空歸。幾家大第橫斜照，一片殘春啼子規。獨往獨來還獨坐，堯夫非是愛吟詩。」疑亦此意也。

古今《詠史》詩，求其議論精當。康節先生《題淮陰侯廟》十篇可以為冠。讀者當自知之。「一身作亂宜從戮，三族全夷似少恩。漢道是時初雜霸，蕭何王佐殆非尊。據立大功非不智，復貪王爵似專愚。造成四百年炎漢，才得安寧反受誅。生身既得逢真主，兵事何須作假王。誰謂禍胎從此始，不宜回首怨高皇。一時韓信為良犬，千古蕭何作霸臣。彼此並幹名教罪，罪猶不逮謂斯人。韓信事劉元不叛，蕭何惑主竟生疑。當初若聽蒯通語，高祖功名未可知。雖則有才兼有智，存亡進退處非真。五湖依舊煙波在，范蠡無人繼後塵。若非韓信難除項，不得蕭何莫制韓。天下須知無一手，苟非高祖用蕭難。漢家基定議功勳，異姓封王有五人。不似淮陰最雄傑，敢教根固又生秦。韓信恃功前慮寡，漢王負德尚權安。幽囚必欲擒來斬，固要加諸甚不難。若履暴榮須暴辱，既經多喜必多憂。功成能讓封王印，世世長為列士侯。」

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，今考王恭簡《續成都集》記才二十八首，盡筆於此。庶真贋了然。

「五雲樓閣鳳城間，花木長新日月間。三十六宮連內苑，太平天子坐昆山。」

「會真廣殿約宮牆，樓閣相扶倚太陽。淨甃玉階橫水岸，御爐香氣撲龍床。」

「龍池九曲遠相通，楊柳絲牽兩岸風。長似江南好春景，畫船來去碧波中。」

「東內斜將紫禁通，龍池鳳苑夾城中。曉鍾聲斷嚴妝罷，院院紗窗海日紅。」

「殿名新立號重光，島上高樓盡改張。但是一人行幸處，黃金閣子鎖牙床。」

「安排諸院接行廊，水檻周回十里強。青錦地衣紅繡毯，盡鋪龍腦鬱金香。」

「夾城門與內門通，朝罷巡遊到苑中。每日日高祗候處，滿堤紅豔立春風。」

「廚船進食簇時新，侍坐無非列近臣。日午殿頭宣索膾，隔花催喚打魚人。」

「立春日進內園花，紅蕊輕輕嫩淺霞。跪到玉階猶帶露，一時宣賜與宮娃。」

「一面宮城盡夾牆，苑中池水白茫茫。亦從獅子門前入，旋見亭台繞岸傍。」

「離宮別院繞宮城，金板輕敲合鳳笙。夜夜月明花樹底，傍池長有按歌聲。」

「御製新翻曲子成，六宮才唱未知名。盡將觜篥抄新譜，先按君王玉笛聲。」

「旋移紅樹劚青苔，宣使龍池再鑿開。展得彩波寬似海，水心樓殿勝蓬萊。」

「太虛高閣淩波殿，背倚城牆面枕池。諸院各分娘子位，羊車到處不教知。」

「修儀承寵住龍池，掃地焚香日午時。等候大家來院裏，看教鸚鵡念新詩。」

「才人出入每相隨，筆硯將行繞曲池。能向彩箋書大字，忽防御製寫新詩。」

「六宮官職總新除，宮女安排入畫圖。二十四司分六局，御前頻見錯相呼。」

「春風一面曉妝成，偷折花枝傍水行。卻被內監遙覷見，故將紅豆打黃鶯。」

「梨園第子簇池頭，小樂攜來候燕遊。旋炙銀笙先按拍，海棠花下合梁州。」

「殿前排燕賞花開，宮女侵晨探幾回。斜望花開遙舉袖，傳聲宣喚近臣來。」

「小球場近曲池頭，宣喚勳臣試打球。先向畫廊排御幄，管弦聲動立浮油。」

「供奉頭籌不敢爭，上棚等喚近臣名。內人酌酒才宣賜，馬上齊呼萬歲聲。」

「殿前宮女總纖腰，初學乘騎怯又嬌。上得馬來才似走，幾回拋鞚抱鞍橋。」

「自教宮娥學打球，玉鞍初跨柳腰柔。上棚知是官家認，遍遍長贏第一籌。」

「翔鸞閣外夕陽天，樹影花光遠接連。望見內家來往處，水門斜過畫樓船。」

「內人追逐採蓮時，驚起沙鷗兩岸飛。蘭棹把來齊拍水，並船相鬥濕羅衣。」

「新秋女伴各相逢，罨畫船飛別浦中。旋折荷花伴歌舞，夕陽斜照滿衣紅。」

「月頭支給買花錢，滿殿宮娥近數千。遇著唱名多不應，含羞走過御床前。」

任土作貢，三代而下未之或廢，時有損益而已。高宗建炎三年，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，餘悉罷貢，盛德事也。《禹貢》以來，歷代史志及地理之書，但載土貢之目，而不書其數，惟《元豐九域志》為詳，嘗取一歲所貢。凡為金二十四兩，麩金五十五兩，銀四百五兩，鋼鐵一十斤，錦三匹，白縠一十匹，隔織一十八匹，紵七十五匹，花紵一十匹，綜絲紵二十匹，綾一百四十五匹，綜絲綾一十匹，白花綾一十匹，綜絲綾一十匹，雙絲綾一十匹，方紋綾三十匹，仙紋綾五十匹，樗蒲綾二十匹，蓮綾一十匹，越綾二十匹，羅七十匹，花羅六匹，春羅四匹，單絲羅一十匹，紗四十匹，方紋紗三十匹，茜緋花紗一十匹，輕容紗五匹，綢一百四十五匹，花綢一十匹，綿綢五十匹，絹六百七十匹，班白絹三匹，布一十五匹，絲布二十匹，紵布一百七十五匹，白紵布一百六十五匹，高紵布一十匹，細紵二十匹，斑布一十匹，葛布二百三十五匹、蕉布一十五匹，紅花蕉布三十匹，練七十匹，毛氈一十五段，紫茸毛氈一十段，綿一千一百兩，氈三十領，白氈三十領，紫茸氈四領，靴氈一十領，靴皮二十張，獐鹿皮三百一十張，鮫魚皮二十六張，龜殼二十枚，水馬二十枚，鼉皮一十張，翡翠毛二十枚，席一百七十領，蕉席二十領，莞席一百領，簟四十一領，藤簟二十領，漆器五十事，瓷器三百一十事，石器二十事，水晶器一十事，藤器二十事，藤盤一面，藤箱一枚，柳箱一十枚，銅鑒一十面，青銅鑒二十面，火筋五十對，剪刀五十枚，筆一千管，墨三百枚，硯四十枚，紙四千張，雜色箋五百張，蠟燭九百五十條，花蠟燭一百條，燕脂一十斤，棯子數珠一十串，斑竹一十枝，解玉砂一百五十斤，金漆三十斤，弓弦麻二十斤，鰾膠一十斤，甲香二十七斤，青

一十斤，碌一十斤，朱砂四斤一兩，雲母二十斤，鍾乳四斤八兩，茫硝一十斤，空青一十兩，曾青一十兩，禹餘糧一十斤，白石英一十二斤，紫石英二十斤，白石脂一十斤，水銀三斤二兩，石膏二十斤，磁石一十斤，陽起石一十斤，長理石五斤，礬石一十斤，石燕二百枚，白菊花三十斤，人參三十斤一十兩，天門冬二十斤，甘草二百六十斤，白術一十兩，牛膝五十斤，柴胡三十斤，車前子一斗，乾山蕷一十五斤，細辛一十斤，石斛一十二斤，生石斛四十斤，巴戟一十斤，庵蘭一十斤，芎藭三十斤，黃連五十斤，蒞蓉六十斤，防風七十斤，五味子五十斤，蛇床子二十五斤，杜若一十斤，葛粉一十斤，栝蔞根一十斤，當歸一十斤，麻黃二十五斤，知母一十斤，仙靈脾一十斤，紫草五十斤，海藻一十斤，高良薑一十五斤，牡丹皮一十五斤，零陵香二十斤，縮砂二斤，白藥子五斤，天雄一斤，大黃一百斤，葶藶子三升，連翹一十斤，續隨子三斤，荊芥一十斤，羌活一十斤，木藥子二百顆，桂心四十斤，伏苓三十斤，伏神五斤，酸棗仁三斗，黃檗五斤，五加皮一十斤，杜仲五斤，沈香一十斤，詹糖香二斤，檳榔一千顆，枳殼一十五斤，枳實一十五斤，巴豆一斤，紅椒三十斤，買子木二斤，白膠香五斤，苦藥子三斤，紅花五十斤，柏子仁一十斤，地骨皮二十斤，胡粉二十斤，龍骨一十斤，麝四斤一十一兩，牛黃九兩，阿膠七斤一十四兩，鹿茸一對，羚羊角一十五對，犀角二株，蜜三百四十斤，白密三十斤、蠟四百四十斤，牡礪一十斤，烏賊魚骨五斤，覆盆二斤，蓽豆一石，梁米一石，茶一百一十斤，茶米一百斤，茶牙二十斤，碧澗茶牙六百斤，龍鳳等茶八百二十斤，鹽花五十斤，棗一萬一千顆，榛實一石。漫繫之簡牘，以廣聞見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